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于少保萃忠傳 第二十八回 神卜幸邀元帥寵 忠臣得賜御醫看

杜清稟曰：「太爺曾聞得神算萬祺、神卜童先否？」石亨曰：「吾亦聞萬祺之名，未知他推算之術，果有效驗否？」清答曰：「萬祺乃江西南昌人也，自幼曾遇異人相祺，曰：『汝欲富貴乎？』祺曰：『富貴誰不欲。』祺知此人是異人，乃再三問叩。其人因留一書與之，言曰：『用此不但致富，他日貴至二品。』祺拜謝於地，抬頭起來，不見其人，知為神授。觀其書，乃《祿命法》也。遂研精其術，以推算為名，多有奇中。若令一推，窮通富貴，過去未來，生死如見，不能枚舉。但略道一二以證之。一一或有今隱而後明，或有先諱而後顯。」石亨曰：「試言之。」清曰：「萬祺曾判一吏梁姓者，隱而甚驗。批云：二□年來管一州，常將一笏在心頭。迢迢有路行將去，又有收成在後頭。梁姓者自以為吏員出身，它日必有一州官做，心中暗喜。不料為吏將及七、八年，為受枉法賊，被人告發問徒，無錢贖罪，只得自去當徒擺站，扯拽行船，於是方省祺推算之神。」石亨聞說笑曰：「果隱而妙。還有試言。」杜清復稟曰：「又有一人，冬天生起背疽垂死，因請萬祺推算。祺批云：臘月病疽不為苦，只恐他年正月五，撞出一匹花面虎。一聲鑼，一擊鼓，這個苦，真是苦。患疽之人，果然痊好。因思道：『我家頗豐，必不為盜。安有一聲鑼、一擊鼓之事？我自今以後，不進深山，何能遇虎？』遂不把批語為念。過了六、六年，正月初五日，要回拜人家節。乃騎一匹馬，從河邊經過。不料小兒一伙騎著竹馬，頭帶虎面，敲鑼擊鼓，從側裡行將出來；又帶著虎頭，一路跳來。那馬聞得鑼響，見了虎頭，只一躡，把那人倒掀落水。天氣甚寒，凍死於水。此『真個苦』之驗也，又有一吏兩考已滿，意欲上京，援例候官做。乃借貸諸親友銀二百餘兩。正欲上京，偶路遇萬祺求其推算。乃批云：不要援來不必援，不援方可省其錢。正月□五正團圓，家家歡樂處，燈下打鞦韆。那吏見批說『不援』『省錢』之句，欲行又止。自思錢財已得在手，如何不行？遂不依其批，來到京中。不期中途落水，銀兩已沒，又失了帖單。脫得命回家，又欲設處銀兩，幹辦帖文起批，仍舊上京。時值歲逼。親友又無人肯再借者，延至正月□五，見家家鼓吹歡樂，惟此人悒悒無聊，忽然差了念頭，遂縊死於燈棚之下。此乃是『燈下打鞦韆』之驗也。祺在京師，多與貴官達士推算皆驗，乃致富，加納為鴻臚寺主簿。主帥心疑，何不令人請來，問其休咎。」石亨見說，即問曰：「可著誰人請來？」杜清曰：「卑官與祺向有一面，當得親去請來。」

祺見清不敢推卻，即同清到亨府。石亨扶病以禮相見，分賓而坐。即曰：「久聞先生大名高術，有一二官將，敢煩推評。」祺曰：「小官才劣術疏，恐有負元戎招諭。」石亨先將一二心腹將官，與祺推卜，果有先見之明。亨乃將自己年庚，要祺推算。祺即細細推評較卜。乃援筆批云：

一生富貴未為足，近有妖邪來附惑。
再後功爵實軒昂，數月之間封大國。
慢誇綾錦有千箱，個中還須用一幅。
既封其國，毀恰其屋。

石亨見其批，心甚服之。但內中三四句，覺是好言。惟「毀屋之句」，似非吉語。乃再三問曰：「『毀屋』之言，煩先生明以告我。」萬祺曰：「日後自有驗處。」石亨怒曰：「吾所勞公推卜者，正欲指迷途耳。何故托言後驗？」祺見亨怒，即曰：「此亦應元戎後頭好處也。『毀屋』之說，元戎那時加封當造殿也。祺被元戎逼，故泄此言，帥爺當慎之。」石亨見說，心中少解，欲請祺為幕賓。萬祺再三辭卻，亨乃厚贈。後景泰得疾，亨常召問，其故多驗。未及半年，景泰病篤。亨暗令杜清問祺。祺曰：「必不能起。」復暗問天位大事。祺對曰：「皇帝在南宮，何必他求。若依某推之，應在丙午日，當復位也。」後上皇復位，即日召祺，遂封為太常卿，累遷至工部尚書。

且說石亨雖聞萬祺解說，心中尚有狐疑。杜清復稟曰：「萬鴻臚推卜甚精，若太爺尚有疑心。何不再召童先一卜，其疑決矣。」石亨曰：「善。」汝即去請童先來。」這童先自幼兩目青盲，投師學推卜之術，深明卦理，言無不中。在京師每與貴顯往來，人人欽信。正統己巳之變，上皇在北地時，有中貴人曹吉祥與童先往來，私下要童先推上皇休咎。童先卜曰：「僅有一年之厄，不久即歸。」曹吉祥遂奏聞太皇太后。太后果見上皇一年歸國，即命朝廷賜童先一官，以旌其能。遂授先為百戶，自此馳名。當時石亨聞杜清之言，即命杜清去請。

杜清去不多時，與童先並車到府。清忙令童先進見。石亨見了童先，心中甚喜，遂令卜目之疾何如。童先即取出三文金錢，放在象牙筒內卜之。便笑言曰：「石爺貴恙，不出五日即痊好。」石亨尚疑萬祺「毀屋」之批，復命先卜之。童光仍把金錢復一卦，大人笑：「好，好，好。不出半年，當有封爵。主一門榮顯之卦。」復曰：「某亦有幸在其中矣。」石亨聞言大喜，即留童先為幕客。果五日之後病痊，仍出提督軍務，厚贈童先金帛。先在帳下與亨深相契合，言無不從。

且說於人自知權柄太重，恐履危機，屢上章乞歸鄉井。景帝不允復賜第宅褒功。于公心愈不安，上章懇辭。景帝必不允，留之愈甚。于公感朝廷之恩。每回家中，必與其子冕曰：「吾本書生，不知兵機。聖主正值憂勤之際，吾分必以死報之，遂不揣調度軍馬。區區犬馬之勞，顧荷寵異之重。汝宜砥礪名節，毋忝朝廷官爾爵爾之意。」冕承教誨，終身不忘父命。于公身當權盛之時，正群小側目之際，公一心為國，不計其他。日則決斷機務，夜則獨處朝房。景泰平日所賜衣甲、鞍馬、袍帶、涼傘，悉封記於所賜宅內。時有閒暇，常往一視。至於俸祿，盡賞有功軍將，家無餘蓄。數年之間，安內攘外，剖決機宜。日昃未遑飲食，至晚平章國務。入朝即面奏其事，出朝手自書疏，夜半乃罷。公常有關係於心，不自安者，輒歎曰：「吾這腔熱血，不知竟灑於何地？」聞公此言，不由人不泣下。忠臣為國忘身如此哉！公殫力勞神，漸染痰火之疾，喘急不能理事。仍上疏辭職告退。

景帝聞公有疾，即差太監興安問疾。興安承命到于公宅中，見其自奉菲薄。且三年前夫人董氏病故，公遂不娶，亦不蓄侍妾，所以子嗣只一人。公當病時，惟養子于康伏侍，公子冕侍奉湯藥。興安一見，嗟歎不已，曰：「此實天賜斯人，輔我國家中興之業。」仍傳御音慰諭公疾。公聞朝廷遣中貴人問疾，帶疾披袍，令子冕扶至中堂，俯拜謝恩。謝畢，乃對興公曰：「某有何能，感蒙聖上垂念腐朽，勞公遠臨，萬死難報聖恩！」興安曰：「萬歲爺聞知先生身體不安，特命某來問慰。吾想公之貴恙，總為國家多事之秋，勞神殫力，因此漸染而成，料亦無妨。自古吉人天相，且公素志忠貞廉潔，天亦佑之。」不必過慮，請自寬心。」于公答曰：「感蒙聖恩浩大，區區犬馬微勞，雖萬死不能稍報。恐目下所患之疾深重，頃刻痰喘，語言氣塞，呼吸之間，不能上下，只恐死不塞責耳。今蒙寬慰，敢不自調攝而煩聖慮，與公厚德也。」

正談間，于康進堂報曰：「朝廷又遣兩位御醫董宿、孫瑛來視疾。」于公忙令子冕出迎。二醫進內。未知診視于公之恙何如。